

朱傑勤著

王羲之評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21

朱傑勤著

王義之評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

正一八二四上

海

◆(91884)◆

★王羲之評傳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朱 傑 勤

發行人 王 雲 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埠

版權所有
必究

目錄

一	引言	一
二	少年時代	四
三	出處大端	六
四	會稽荒政	一〇
五	蘭亭修禊	一四
六	誓墓文成	二三
七	隱居養真	二五
八	傳業有人	二八
九	書學研究	三〇
十	結論	六二
附錄一	蘭亭新考	六五
附錄二	六朝書家評述	八〇

王羲之評傳

一 引言

書法在人類生活上佔重要之位置，所以達情，所以記事，猶之飲食服御之不可或缺，先哲發明，由於需要。變通不極，日用無窮，與聖同功，參神並運，前人列書學爲六藝之一，亦不以小道視之也。自後漢張芝，雅擅草書，時人如梁孔達、姜孟穎愛而效之，於是後學競慕，以爲祕玩。蓋已不復視書學爲實用之技能，而竟視爲美術之創作矣。唐竇泉所謂：『古者造書契，代結繩，初假達情，浸流競美。』（述書賦）龔定盦亦云：『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，魏晉以後，始以爲名矣，唐以後，始以爲學矣。』（說刻石）是知書學初源於實用，後成爲美術之專科，其中遺迹，頗有可言。然文物進化，由簡而繁，初民樸拙，今人巧思，自有文字，吾人因之而爲圖畫。六書中之象形，即爲我國最初最簡之畫也，後書畫雖分爲二事，而書除保留其特殊功用外，仍與圖畫並爲直接表現個人情緒之一種造形藝術。書畫同爲線條構成，其名雖異，其質則同。故一代書法之變化，畫亦隨之而轉移，易代便見，文徵明題王羲之書：『唐人畫正如晉人書，法度具備，變幻疊出。』蓋其證也。凡承認我國畫爲美術者，不得不其書法同類並看，蓋

二者皆仗線條構成，同出一途，且其發揮個性，挑撥美感，又無不同也。我國名畫家幾無不善書者，畫家即書家，書法即畫法。趙子昂論畫詩：『石如飛白木如籀，寫竹還須八法通，若是有人能會此，須知書畫本來同。』則可悟二者之關鍵矣。西人不視書法爲美術者，則以中西文字之構造不同，彼主音而我主形，彼簡易而我尙美觀，然彼詮衡我國美術，又無不以書法列爲首要也。我國淺人，學畫而不從書法入手，是真數典忘祖，見諂外人矣。

我國書史，源遠流長，專門典籍，汗牛充棟，名家鉅子，車載斗量，若爲之一一整理，則非疊數百萬言不能殫，則又非個人心力能幾及也，故有心整理書史者，則惟有擇其最重要之時代，最有名之人物而討論之。余雖不善書，然亦知其美，研究之餘，斐然有作。吾聞之黃山谷云，學書須從魏晉入手，其他書家，莫不云然，且又競推王羲之爲書家祖，則書學之最重要時代厥爲晉，而晉代書家允推羲之爲第一矣。我國雖市井之徒，苟問其誰爲我國之大書家，則必曰：『王羲之之哉！鐵畫銀鉤之王羲之之哉！』其實彼等多未能觀王羲之之字蹟，且或未知王羲之爲何代人物，不過耳熟能詳，信口而出耳，可見王羲之之書法，爲我國書界之極軌，實至名歸，百世不朽者也。以如此偉大之美術家，倘在海外文明諸國，則必有人爲之創立紀念會矣，提倡王羲之之獎金矣，爲之舉行百年祭矣，而關於彼人之年譜列傳，尤多至不可勝數，至少亦視之爲拉飛耳（Raphael）、米克郎啓洛（Michelangelo）等儔，爲人搏撻殆盡矣。乃王羲之之在我國，雖享身後之名，但除少數書家文士之外，一般人對於此偉大美術家之平生及價值，一概置

之不理，幾以爲徒記其名已足於用者，此種不求甚解之心理，似不可爲諱者也。晉書中雖有王羲之之傳，但語焉不詳；而書學書中，雖間有王羲之之事蹟，而散漫已甚，令人閱過十種書，而仍不得一清晰之概念，無怪一般民衆不能深切認識之，晚近整理國故之風，甚囂塵上，誠爲我國文藝復興之新現象。然環顧我國固有學術中，任何一題足供研究，卽如王羲之之一人，已足爲美術史家研究之對象，乃仍無人下手者，似亦有故。第一，王羲之之名太舊太熟，婦孺皆知，則研究結果，必不能出奇驚衆，故皆擇其最近世者、最新奇可喜者研究之。第二，書學本我國美術獨有之特色，既不能以外國美術原理溝通之，則不能大發議論矣，取材不出於舊籍，材料豐富，則人反以抄襲堆砌爲嫌，否以守舊見譏，實可爲而不可爲也。第三，書學範圍，視畫法爲狹，而枯燥加甚焉，且人人能作書，則人人鮮知書矣。此美術批評專家所以日少也。有此三因，人遂不欲走入此途，除少數爲藝術而攻藝術者之外，他無有也。余非能抱此高尚主義者，不過好爲其難，偶執中國美術史之一題爲研究之對象，既開其端，爲貫徹始終起見，不得不埋頭苦幹耳，所謂「困學」，非「樂學」也。並世賢達，有起而和之，則區區心血不爲徒灑，而研究精神，或可加倍興奮也。

二 少年時代

王羲之字逸少，琅琊臨沂人也。祖正，尚書郎，父曠，淮南太守，家世清華，奕葉不替。羲之幼訥於言，無異常童，人皆易之。其含光隱耀，善刀而藏，固未可以常理測也。羲之七歲學書，不待拘迫，年十一，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，竊而讀之，愛不忍舍。父曰：『汝何來吾所數也？』羲之笑而不答。其母曰：『汝年幼小，看用筆法，未能解曉，縱獲父教，恐復不能祕惜。』父乃語羲之曰：『待汝成人，吾當授汝。』羲之拜曰：『願早授之，使得成人，已爲暮學。』父奇之，語以大綱。羲之盡心習之，不事嬉戲，學功日進，復從衛夫人（名鑠，字茂猗，晉汝陰太守李矩妻）學。衛夫人之筆法，傳自鍾繇，而鍾繇則上承蔡邕之法脈也。羲之既有家學，又得名人所授，雖童年弄筆，便有老成之志，衛夫人嘆其異日享名必居其上，亦可謂慧眼識人矣。羲之年十三，嘗謁周顗，周顗者，高居顯職，而愛才若命，固當日之龍門也。彼素有廣大教主之目，多士趨之，如水就下，士有得其一言之優者，往往如膺薦命焉。『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。』頗可爲此老詠也。羲之以執禮見，顗察而異之。於時盛筵既張，華堂客滿，時重牛心炙，人皆有欲炙之色，坐客未噉，顗先割啗羲之，一時座客皆驚，爭相矚目，從前之懸懸於牛心者，今皆耽耽於羲之矣，由是傳播，遂以知名。而其叔王虞尤深異之，嘗畫孔

子十弟子並贊畀之云：『余兄子義之，幼而岐嶷，必將隆余堂構。今始年十六，書畫過目便能，就余請書畫法，余竇孔子十弟子以勵之。嗟爾義之，可不勗哉！畫乃吾自畫，書乃吾自書，吾餘事雖不足法，而書畫固可法。欲汝學書，則知精學可以致遠。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已知道，又各爲汝贊之。』審此，義之於書翰之外，又能繪事矣。逸少既長，博學有口辯，以彼天分既極高強，判別又能敏捷，辯才無礙，意態橫生，如此少齡，實爲罕見。且其事事有定識，不隨波逐流，人是以骨鯁稱之。當時彼之書法已甚有名，尤善隸書，爲一時之冠，論者謂其飄若浮雲，矯若游龍，爲不可及。遂深爲其從伯敦、司徒導所器重。時陳留阮裕有重名，爲敦主簿。敦嘗謂義之曰：『汝是吾家佳子弟，當不減阮主簿。阮主簿亦渾然意下，目義之與王承、王悅爲『王氏三少』。』其少年頭角已崢嶸如此。義之少時，本與諸昆季同讀於家塾，王家兄弟，固白不弱，然風流文采，獨讓義之也。時太尉郗鑒，門第清華，有女及笄，甚知書，欲了向平之願，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。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。門生歸謂鑒曰：『王氏諸少並佳，然聞信至，咸自矜持，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，獨若不聞。』鑒曰：『此正佳婿邪？』訪之乃義之也。鑒素慕其名，遂以女妻之。義之青年識趣，已自不凡，而郗鑒觀人於微，可謂能擇佳婿矣。

三 出處大端

羲之起家祕書郎。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，累遷長史。亮臨終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，遷寧遠將軍，江州刺史，羲之既少有美譽，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，頗召爲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。復授護軍將軍，又推遷不拜。其高致如此。揚州刺史殷浩素推重之，勸使應命，乃遺羲之書，其語甚切：

「悠悠者以足下之出處，足觀政之隆替，如吾等亦謂爲然。至如足下出處，正與隆替對，豈可以一世之存亡，必從足下從容之適。幸徐求衆心，卿不時起復，可以求美政，不若豁然開懷，當知萬物情也。」

王羲之答之，願就宣撫之使：

「吾素無廊廟志，直王丞相時，果欲內吾，誓不許之，手跡尙存，由來尙矣。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。自兒娶女嫁，便懷向子平之志，數與親知言之。非一日也。若蒙驅使關隴巴蜀，皆所不辭。吾雖無專對之能，直謹守時命，宣國家威德，均不同於凡使，必使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，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。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，若不以吾輕微，無所爲疑，宜及初冬以行，吾惟恭以待命。」

義之既拜護軍，又苦求宜城郡不許，乃以爲右將軍，會稽內史。時桓溫既滅蜀，威勢大振，朝廷憚之。簡文帝以浩負盛名，朝野推伏，故引爲心腹，以抗於溫。浩既拜揚州刺史，遂參綜朝權，益與溫交相水火。穎川荀羨少有令聞，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。義之密說浩羨，令與桓溫和，不宜內構嫌隙，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睦，因寓書於浩以戒之，浩不從。及浩將北伐，義之以爲必敗，以書上之，其言甚切，浩又不從，整軍遂行，果爲姚襄所敗，復圖再舉。義之又遣之書，勸以休養生息，尊賢虛己，不以快意於目前，致生民於塗炭也。其書云：『知安西敗喪，公私惋怛，不能須臾去懷，以區區江左，所營綜如此，天下寒心，固已久矣，而加之敗喪，此可熟念，往事豈復可追，願思弘將來，令天下寄命有所，自隆中興之業。政以道勝，寬和爲本，力爭武功，作非所當，因循所長，以固大業，想識其由來也。自寇亂以來，處內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謀遠慮，括囊至計，而疲竭根本，各從所志，竟無一功可論，一事可記，忠言嘉謀，棄而莫用，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，何能不痛心悲慨也！任其事者，豈得辭四海之責，追咎往事，亦何所復及，宜更虛己求賢，當與有識共之，不可復令忠允之言，常屈於當權，今軍破於外，資竭於內，保淮之志，非復所及，莫若還保長江，都督將各復舊鎮，自長江以外，羈縻而已。任國鈞者，引咎責躬，深自貶降，以謝百姓，更與朝廷恩布平正，除其煩苛，省其賦役，與百姓更始，庶可以允塞羣望，救倒懸之急。使君起於布衣，任天下之重，尙德之舉，未能事事允稱，當重統之任，而喪敗至此，恐闔朝羣賢，未有與人分其謗者。』

今亟修德補闕，廣延羣賢，與之分任，尙未知獲濟有期，若猶以前事爲未了，故復求之於分外，宇宙雖廣，自容何所？知言不必用，或取怨執政，然當情慨所在，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。若必親征，未達此旨，果行者，愚智所不解也，願復與衆共之。復被州符，增運千石，徵役兼至，皆以軍期，對之喪氣，罔知所厝。自頃年割剝遺黎，刑徒竟路。殆同秦政，惟未加慘夷之刑矣，恐勝廣之憂，無復日矣。」

義之於此，頗見風稜，而關懷家國，顧恤民艱，實爲循吏之本色。其尙有與會稽王（簡文）牋，陳浩不宜北伐，並論時事云：

「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，北面之道，豈不願尊其所事，比隆往代，況遇千載一時之遇，願智力屈於當年，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。今雖有可欣之會，內求諸己，而所憂乃重於所欣。傳云：『自非聖人，外寧必有內憂』，今外不寧，內憂以深，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，傾國以濟一時功者，亦往往有之，誠獨運之明，以德邁衆，整勞之弊，終獲永逸者可也。求之於今，可得擬議乎？夫廟算決勝，必宜審量彼我，萬全而後動，功成之日，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，今功未可期，而遺黎殲盡，萬不餘一，且千里饋糧，自古爲難，況今轉運供繼，西輸許洛，北入黃河，雖秦政之弊，未至於此，而十室之憂，便以交至，今連無還期，徵求日重，以區區吳越，經緯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，而不度德量力，不弊不已。此則內所痛心嘆悼，而莫敢吐誠。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，願殿下更垂三思，解而更張，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。廣陵、許

昌、譙郡、梁、彭城諸軍，皆還保淮，爲不可勝之基，須根立勢舉，謀之未晚，此實當今策之上者，若不行此，社稷之憂，可計日而待，安危之機，易於反掌，考之虛實，著於目前，願運獨斷之明，定之於一朝也。地淺而言深，豈不知其未易，然古人處間閭行陣之間，尙或干時，謀國評裁者，不以爲譏，況厠大臣未行，豈可默而不言哉？存亡所繫，決在行之，不可復持疑後機，不定之於此，後欲悔之，亦無及也。殿下德冠宇內，以公室輔朝，最可直道行之，致隆當年，而未允物望，受殊遇者。所以寤寐長嘆，實爲殿下惜之。國家之慮深矣，常恐伍員之憂，不獨在昔，麋鹿之游，將不止林藪而已！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，以救倒懸之急，可謂以亡爲存，轉禍爲福，則宗廟之慶，四海有賴矣。」

義之前後三書，皆爲殷浩而發，蓋能深度事變，知彼知己，力斷北伐之舉爲不成功，誠欲以口舌之功，以報知己，而致國無疆之祿也。殷浩苟聽其言，何致有山桑之敗，重爲天下戮笑。桓溫素忌浩，及聞其敗，卽上疏罪之。竟坐廢爲庶人，徙於東陽之信安縣。昔人云：「凡舉事者，無爲親厚者所痛，而仇者所快也。」而殷浩一以兼之，可哀也矣！殷浩之體德沈粹，識理淹長，而猶輕舉妄動，一敗塗地，愈可徵義之卓識，適出時流，而篤念舊恩，盡忠報稱，爲不可及也！

四 會稽荒政

羲之既就會稽內史之職，非其志也。自謂『如此都郡，江東所聚，自非復弱幹所堪。』（辭郡帖）『尋復逼，或謂不可以恭命，遂不獲已，處世之道盡矣。』（恭命帖）蓋欲報朝廷之知遇也。及蕺郡，而荒災迭起，蓋軍興以來，割削遺黎，刑徒竟路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，非具經濟長才，不能解厄也。羲之與人書云：『此郡之弊，不謂頓至於此，諸連滯非復一條，獨坐不知何以爲治，自非常才所濟，吾無故舍逸就勞，恨無所復及矣。』雖屬一時之憤言，而此郡之棘手難理可知。幸羲之富於責任，戮力從事，不避權勢，民有饑色，輒開倉賑貸。朝廷賦役繁重，吳會尤甚，羲之每上疏爭之，朝廷推重其人，事多見從，羲之懷抱，得以少舒。故其與謝安書曰：『頃所陳論，每蒙允納，所以令下，小得蘇息，各安其業，若不爾，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。』古云：救荒無善策，非無策也，無其人也，非無人也，無其心也。羲之既有救荒之心，其政自有可觀者矣。吾嘗鉤稽其集，論次如左。

羲之賑災之方，側重漕運，蓋漕運一法，所以便民。在昔未知漕運，遇有饑荒，惟有移民就食，如梁惠王之法——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河東凶亦然者。自有漕運之良法，而一遇凶年，則以粟就人，而非以人就粟，故其保存亦衆。此實國計民生之先務也。虞都冀州，稽總

賦於王畿，而貢物經行，卽爲運道之祖。漢興卽位關中，始引渭渠以漕山東之粟，旋濬褒斜以致漢中之穀，初不過歲運數十萬石，及其盛時，歲益漕六百萬石，類由河渠疏利，治之有方。魏武篡漢，偏安洛陽，然猶任鄧艾，開廣漕渠以達江淮。至晉而五胡亂華，勢成割據，交通不便，漕運久停，迨北伐軍興，轉運供給，西輸許洛，北入黃河，民苦於徵，流亡日衆，東土饑荒，自不暇救。義之仁心愛民，毅然請朝廷復開漕運。

『今事之大者未布，漕運是也。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，委之所司，勿復催下，但當歲終考其殿最，長吏尤殿，命檻車送諸天臺，三縣不舉，二千石必免，或可左降，令在疆塞極難之地也。』（與謝安書）

漕運本無弊，日久則弊生，有司者上下相蒙，而民生受害。故立賞罰之條以維持之。其效乃可觀。爲政在責任之尊，而不任從事者衆。古人謂築室道謀，三年無成，可稱的論。我國向來行政，素尠講求效率，故辦事者雖多，而散漫無紀。行政機關，主者每易一人，往往從新改革，不恤故常，吏民大不便。每有紛更，而國家財政，大受耗損，民衆間接亦損失不少。東晉時代，大概有此情況。義之蒞任以來，時爲興嘆。

『又自吾到此，從事常有四五，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，文符如雨，倒錯違背，不復可知！吾又瞑目循常，推前取重者，及綱紀輕者。在五曹，主者蒞事，未嘗得十日，吏民趨走，功費萬計。……江左平日，揚州一良刺史，便足統之，況以賢才，而更不理。正由爲法不一，

牽制者衆。思簡而易從，便足以保守成業。」（與謝安書）

蓋時郡政之紛劇難理，可見一斑。其時東土饑荒，朝廷既設法救濟，故各縣皆有官倉，以備其患。而疲猾州縣，尅扣賑糧，彌補虧空，害國病民，此等奸官，義之尤爲厭惡，並欲殺一警百，無奈衆不從之。

「倉督監耗盜官末，勦以萬計。吾謂誅剪一人，其後便斷，而時意不同。近檢校諸縣，無不皆爾，餘姚近十萬斛。重斂以資奸吏，令國用空乏，良可歎也！」（與謝安書）

此次郡荒，其範圍甚廣。「周旋五千里，所在皆爾。」且爲時又久。義之遂欲斷酒以救濟之。蓋造酒耗穀甚鉅，且爲不急之物。奇荒之歲，萬口待哺，固宜禁造酒以裕民食。他嘗云：「斷酒事終不見許，然守之尙堅，弟亦當思同此懷。此郡斷酒一年，所省百餘萬斛，米乃過於租，此救民命，當可勝言。」（斷酒帖）「百姓之命如倒懸，吾夙夜憂此，時既不能開倉庾賑之，因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。」（與謝安書）

斷酒救民，實爲治標之良策。而右軍之關心民瘼，蓋可知矣。此外荒政，如防民流逸，義之尤有特見。

「自軍興以來，征役及充運，死亡叛散不反者衆，虛耗至此，而補代循常，所在凋困，莫知所出。上命所差，上道多叛，則吏及叛者，席捲同去。又有常制，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，課捕不禽，家及同伍尋復亡叛。百姓流亡，戶口日減，其源在此。又有百工醫寺，死亡絕滅，家

戶空盡，差代無所，上命不絕，事起或十年十五年，彈舉獲罪無懈怠，而無益實事，何以堪之，謂自今諸死罪，原輕者及五歲刑，可以充此。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，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，皆令移其家以實郡邑，郡邑既實，是政之本。又可絕其亡叛。不移其家，逃亡之患，復如初耳。今除罪而充雜役，盡移其家，小人愚迷，或以爲重於殺戮，可以絕姦。刑名雖輕，懲肅實重，豈非適時之宜邪？」（與謝安書）

是知義之非獨一大藝術家，且爲一代之經濟鉅子。觀其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，以邁往不屑之韻，而俯同羣辟，誠有如古人所謂行其道忘其爲身者。其經濟長才，爲其藝事所掩，世罕知之。余今特別提出討論，俾世知六朝人物之大有有人在也。惟右軍集中之經世文字極形缺乏，無能供更進之探討，則美猶有憾耳。

義之嘗與謝安登冶城，悠然遐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義之謂安曰：『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，我文王盱食，日不暇給。今四郊多壘，宜思自效，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世所宜。』（晉書謝安傳）觀此，則義之志趣可知矣。義之於玄談最盛之時，而詆其廢務妨要，可謂庸中佼佼者也。義之非無出世之想，但非主張個人主義者，祇顧個人之享樂，而忘民衆之痛苦者，蓋一富有責任心之國民，其字畫特其餘事。『自負匡時好才略，彼天強派作詩人。』百代藝人，非義之所樂受也。